

# 当AI歌手当道 音乐综艺如何以“真声”唤“真心”？

记者 张洁

## 创新内容形态 以真实为利器以传统润新声

当2025年第四季度的综艺赛道两股强劲的音乐浪潮出现,市场看到的不仅是两档节目的竞争,更是一场关于音乐价值、人才培养与行业出路的深度对话。一边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推出的音乐人才选拔节目《中国唱将》,另一边则是八大平台联合创制、以“真直播”为利器的《声鸣远扬2025》。在政策引导与市场渴望的双重驱动下,优秀歌唱人才选拔类节目正以一种更为审慎、更富使命感的形式,重归大众视野。

《中国唱将》的核心立意超越了普通选秀,它旨在构建一个“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节目不仅会聚了薛之谦、汪苏泷、周深、谭维维等七位流行唱法导师,更整合了来自国家级院团与顶尖艺术院校的专家阵容,形成了阵容强大的师资队伍。其创新之处在于,它构建了一个从专业遴选、封闭集训、大师指导到最终登上国家级别舞台的完整生态闭环。

节目中,选手邵逸萍一曲沪语《归江南》,让非遗沪剧的婉转韵味在现代舞台绽放;都楞扎那的《游牧》,则用古老的呼麦技巧展现了草原文化的辽阔深邃。这些内容设计,凸显了节目在艺术专业性上的高要求与在文化传承上的自觉担当。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师彭侃认为,《中国唱将》在精神内核上延续了被誉为“中国首个国家级电视声乐权威赛事”的“青歌赛”传统,它通过更现代化的包装与系统化的培养模式,实现了对传统IP的创造性转化,这体现了主流媒体在音乐人才培养机制上的一次重要探索。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声鸣远扬2025》,则选择了一条“联合作战”与“技术赋能”的赛道。由湖南卫视、北京卫视等六大电视平台,联合芒果TV、腾讯视频两大网络平台共同打造,这种规模空前的合作模式本身,是当前综艺市场应对成本压力、寻求效益最大化的一次大胆实践。

节目以“青春歌唱,一鸣惊人”为口号,其核心赛制为“海搜双通道选拔+预选赛赛制+总决赛12场真唱真直播”,旨在用“无修音”的真实性与“实时互动”的参与感,重拾音乐竞技的原始魅力。然而,颇具意味的是,在严格的直播环境下,节目的戏剧性看点部分转移到了评委席上的“突发状况”。评审们为争取心仪选手而现场打破规则、修改赛制的急切,以及在直播镜头前措辞谨慎甚至略显无措的真实反应,这些未经设计的瞬间,反而成了社交媒体上热议的话题,

为节目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关注度。

彭侃分析认为,两档节目的集中回归,是行业在经过前几年的调整后,对如何重塑兼具社会价值与市场影响力的内容形态所作出的积极回应。节目通过强化专业导向,主流价值与文化内涵,实现了更为柔性的价值引导,为当前略显疲软的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在选手构成与音乐类型上偏重民族、美声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流行元素的比例和大众接受的广度,但其文化价值不容小觑。从北方胡歌谣到岭南婉转曲调,再到西北草原牧歌,尤其是新疆“歌舞之乡”特色与广东潮汕、客家歌曲的登台,使得节目超越了单纯的娱乐功能,成为挖掘地域音乐文化、活化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华语音乐文脉的重要平台。

此轮音乐综艺的“同台对垒”,清晰映射出行业在技术迭代与流量主导的时代背景下,于政策要求、市场效益与文化使命之间寻求新平衡点的探索轨迹。它们的实践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共识:在纷繁的娱乐表象之下,音乐作为艺术的公共属性、本体价值及其引领作用,正在被重新唤起并得到强化。

## 寻找音乐综艺价值 谱写那些无法被计算的人间真情

当技术能够模拟“完美”,当算法可以生成旋律,音乐综艺的价值何在? 答案或许正蕴藏于那些无法被计算的人间真情。

舞台的聚光灯下,音乐剧演员遇泓羊闭目吟唱《欠父亲的话》。那些未能说出口的告白,那些永远错过的最后一面,在旋律中缓缓流淌。镜头扫过评委席,那英悄然摘下眼镜拭去泪痕,华晨宇转身背对镜头,何炅的声音微微颤抖。这一刻,舞台与观众席的界限消融,所有人共同沉浸在一种深切的情感共鸣中。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音乐综艺悄然扮演着情感连接器的角色。它们已从单纯的才艺展示,进化成为集体情感体验的载体。山东小伙薛璋在节目中坦诚分享因肤色而自卑的成长历程,他的歌声与故事相互印证,完成了一场公开的自我救赎;《中国好声音》中,单亲妈妈用歌声诉说对孩子的挚爱;《声入人心》里,学院派歌手倾吐坚守艺术理想的艰辛。这些真实的人生片段,让音乐超越了纯粹的技术竞赛,成为沟通心灵的桥梁。彭侃表示:观众在欣赏旋律的同时,更在聆听他人的生命故事,并在其中照见自己的影子。这种深层次的情感联结,正是音乐综艺能够持续吸引观众的魅力。

近年来,在AI(人工智能)技术持续改写音乐创作规则的当下,网络上涌现出一大批由AI作曲、作词、演唱的音乐作品,其中部分作品获得了流量和口碑双丰收。与此同时,2025年第四季度相继亮相的《中国唱将》与《声鸣远扬2025》,则展开了一场音乐综艺节目价值回归的探索。这两档节目的同期亮相,折射出行业对音乐价值与未来发展路径的深度思考。

不同的音乐综艺,精准地捕捉着这个时代的多元情感需求。《乐队的夏天》让中年群体在摇滚音浪中重拾青春热血;《声生不息》搭建起代际对话的桥梁,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在经典旋律中找到共鸣;《中国新说唱》则为年轻世代提供了态度表达的出口。而《经典咏流传》中古诗词与现代音乐的创新融合,唤醒的是深层的文化认同;《声入人心》对美声唱法的普及推广,则激发了大众对高雅艺术的亲近感。这些节目如同多棱镜,折射出当代中国人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世界,在共享的音乐体验中,为观众提供了情感的宣泄口与慰藉所。

回望中国音乐综艺的四十年发展历程,从1984年“青歌赛”的专业竞技,到2005年《超级女声》开启的草根选秀时代,再到2012年《中国好声音》推动的大片级制作,以及近年来《声入人心》《乐队的夏天》等节目的垂直领域深耕,技术的进步与模式的创新从未停歇。然而,正如彭侃所指出的,人们对真实情感联结的需求,始终是娱乐体验的核心。音乐选秀节目的魅力,在于满足观众的“梦想投射”需求,见证普通人迈向明星的旅程本身,就蕴含着天然的戏剧张力。

彭侃进一步指出,当下音乐综艺面临的核心挑战是优秀选手的断层与同质化困局。尽管这类节目始终拥有稳定的观众基础,但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具备鲜明辨识度的新鲜面孔、特色声音却日渐稀缺。回顾选秀的黄金时代,正是李宇春的中性风格、曾轶可的独特唱腔,杨超越的“逆袭”叙事等极具个人色彩的选手,创造了现象级的社会话题。如何在现有框架下突破选角惯性,重新发掘那些兼具情感穿透力与市场号召力的真实个体,已成为行业亟待破解的命题。

从已发布的综艺片单来看,音乐类综艺依然展现出强劲的创新活力:《超越青春的合唱》集结新生代歌手进行合宿集训,并与国际合唱团同台竞演;《我是原创男声》则集结100位原创男声进行全品类音乐的新人选拔;《哆来咪哪里咪》创新“歌手教演员唱歌”的速成模式;《中国新生代·全球共唱季》则通过三维联动重塑少儿音乐综艺形态。这些新节目在题材上更加垂直多元,融合跨界元素,兼顾本土文化深耕与国际视野拓展。

## 当AI成为创作者 评判音乐的标准又该如何重塑？

然而,就在音乐综艺不断强化其情感价值的同时,一场由AI驱动的技术革命正在重构音乐行业。从2016年首支AI创作流行单曲《Daddy's Car》(《老爸的座驾》)的稚嫩尝试,到2025



年AI生成歌曲《Walk my Walk》(《步履铿锵》)登上Billboard(公告牌)乡村数字销售榜首,AI音乐已从实验室走向主流市场。今年4月,中央音乐学院自主研发的“智音”系统交出的首部AI交响乐《千里江山图》,通过神经网络解析北宋名画意境,将山水转化为音符,AI正在建立全新的音乐语法体系。

这种重构也在改变着音乐创作。温州小学音乐老师将父亲的诗输入AI工具所创作的《铁枫流韵》,一举夺得中国首个AI音乐创作大赛冠军;杭州“音纪元”全国AI歌曲创作大赛收到超千首投稿,青年创作者占比高达95%。传统的“灵感→草稿→修改”线性流程,正被“数据训练→指令生成→人机共创”的新模式打破。

“音乐创作从一门专业技能,变成了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表达工具。”天津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副教授杨愷指出,随着AI技术持续赋能音乐领域,一个全民创作的时代正在到来。AI不仅大幅降低了制作成本与时间,更通过智能工具实现了媲美专业水准的编曲与混音。在他看来,这将催生海量多元的新声音,甚至可能“诞生完全超出我们现有审美框架的音乐类型”。

技术的浪潮也带来诸多挑战。版权与作品归属问题首当其冲。“AI模型使用海量现有作品进行训练,其生成内容是否构成侵权? 版权如何划分?”这些都是尚待厘清的“灰色地带”。与此同时,当创作门槛大幅降低,追逐流量的同质化作品可能如潮水般涌来,“听众的注意力将日益碎片化,难以建立真正有深度的音乐审美。”杨愷对此不无担忧。

当AI成为创作者,我们评判音乐的标准又该



如何重塑? 一个技术上无懈可击的AI作品,与一个情感真挚的人类作品,究竟哪一个更有价值?“有AI辅助创作后,我们比的不再是谁能更好地执行,而是谁拥有更不可替代的创意和更打动人心的真情。”杨愷表示,在《声鸣远扬2025》《中国唱将》等节目中,真情与创意正成为新的评判导向,这些舞台将更加聚焦“人的价值”。

当技术呈现的“完美”触手可及,比赛的焦点将回归到那些技术无法替代的深层人性价值。“我们比的将不再是‘完美’,而是‘动人’;不再是‘技术’,而是‘灵魂’。”杨愷解释道,人类的魅力恰恰在于那些不完美的真实瞬间——一次气息的轻微颤抖,一个即兴的装饰音,一句带着哽咽却情感爆发的演唱。这些细微而不可预测的瞬间,才是直击人心的关键。

AI技术不会只是音乐综艺的“点缀”,而是会重塑其制作与观看模式,开启“人机共创”的新叙事时代。杨愷描绘了这样的未来图景:选手不再仅仅是歌手或乐手,而是升级为“音乐导演”,他们用AI打造最具个人风格的作品。观众欣赏的不再只是歌喉,更是选手作为“音乐总监”的创作思维和独特品位。节目的表现空间也从“舞台”延伸至“创作后台”,选手在AI工具前的选择、尝试、灵感迸发的瞬间,都将成为节目内容,全方位展现艺术创作的魅力。“节目的终极价值在于回答:在机器无所不能的时代,什么才是人类独一无二的珍贵? 是那些无法被计算的情感、抉择和灵魂的碰撞。”

未来,AI音乐将进入更具创造性和交互性的新阶段。多元化复合发展正成为时代和市场需要的人才特质,音乐产业也将因AI的出现催生一系列新兴职业。杨愷预测,“音乐编辑”等行业将迎来巨大发展潜力。“合理运用AI创作,取其精华并改进不足,将个人特色与AI科技结合,这种融合产生的作品艺术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当真假音在舞台上交织,当地方小调与全球流行乐对话,这些节目不仅提供了娱乐,更成为解读当代中国社会的情感文本。随着技术发展和观众口味变化,音乐竞技节目仍在不断优化,但始终不变的,是对优秀音乐作品与真挚情感表达的永恒追求。

## 百年传承:从芦家靴铺到“踏东来”

戏曲鞋靴手工制作技艺的源头,可追溯至甘肃省民勤县的芦家靴铺。清光绪年间,先祖芦半山在天津照料一位患病老者,因此获赠老者家传制靴技艺,自此开创“芦家靴铺”,专攻戏靴、朝靴。经过芦半山不断努力探索、勤奋劳作,鞋靴的样式、图案都有了改进,远销陕西、新疆、青海,许多戏曲艺人都慕名前来定做,声名远播。经过几代人传承发展,这项技艺留在了天津。1980年,天津成立剧装厂,武清区石各庄镇的刘木岩拜宋云城为师,成为第四代传人,其徒赵树清(赵凤彬之父)作为第五代传人,在村里成立“靴子组”,承接剧装厂订单。尽管1988年剧装厂倒闭,梁各庄的靴子组仍坚持接单,延续着这门手艺的血脉。

2013年,赵凤彬正式从父亲手中接过衣钵,成为第六代传人。从此,这位年轻人与百年技艺的命运紧密相连。“其实我并不喜欢这个行业,”赵凤彬坦言,“但传到我这代,家里就我一个孩子,我不能让这门手艺断了。”2013年5月,赵凤彬辞去工作回乡学艺,起初因“枯燥、收入低、销量不高”而挣扎。彼时,全国仅有三家戏靴作坊,行业凋零、认可度低,赵凤彬制作的鞋靴更是少人问津。

然而,一次“绣花机危机”彻底改变了赵凤彬对该行业的态度。那是一台从祖上传下来的德国产的老式绣花机,也是制作鞋靴传统纹样的关键,但其核心部件损坏后无人能修。赵凤彬专程赴天津宝坻区学习编程,尝试用电脑绣花机替代老式绣花机,却仅能还原80%的纹样效果。最终,赵凤彬辗转找到北京一位退休老师傅,二人联手修复了这台“镇店之宝”。“这台机器可追溯至工业革命时期,全国可能仅此一台,”赵凤彬感慨道,“它承载着传统戏靴纹样的精髓,也是我在戏曲鞋靴手工制作技艺上创新的根基。”

从那以后,赵凤彬沉下心来,与父亲一起研究戏曲鞋靴制作,将现代审美融入鞋靴纹样设计,并改进鞋靴制作工艺。赵凤彬不断地努力创新,使鞋靴更加结实耐穿,不仅增加了鞋靴穿着的舒适度,也兼顾了外形的精美。2019年,赵凤彬创立了自己的品牌——“踏东来”戏曲鞋

## 非遗新传



在戏曲艺术的璀璨星河中,戏靴虽不似华服夺目,却是戏曲演员“足下生辉”的灵魂所在。在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梁各庄村,一门始于清光绪年间的老手艺——戏曲鞋靴手工制作技艺,历经六代传承,至今仍在39岁的赵凤彬手中熠熠生辉。作为这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以青春坚守古老技艺,以创新赋予传统新生,让“踏东来”戏靴走向全国舞台,也让世人看见非遗在当代的蓬勃生命力。在赵凤彬手中,戏曲鞋靴不再是冰冷的道具,而是承载历史、凝聚匠心的艺术精品。

## 赵凤彬 一针一线为戏靴赋魂

记者 徐雪霏

纸、铲坡、裁牛皮、纳底、刺绣、缝绗、植鞋等20余道工序,周期至多一个月半。其中,厚底靴尤难制作,仅鞋底便需用40吨压力机耗时两周压实纸张,再以牛皮包覆,纳底后晾晒、抛光,每一步都依赖作者的经验。

“这其中最考验手艺的是纳鞋底、排鞋和粉鞋,”赵凤彬解释,“鞋底前直后弧的线条全靠眼力,差一针都可能变形;植鞋时多塞一个楔子鞋就会大,少一个则小;粉鞋时刷子绝不能沾到鞋帮,否则前功尽弃。”

赵凤彬对戏曲鞋靴的制作,始终紧扣舞台演出的实际需求。戏靴在选料上尤为考究,为达到最佳的舞台吸光与避光效果,他如今多采用云锦、宋锦、蜀锦等名贵织锦,甚至引入“织中之圣”缂丝作为面料,使鞋靴在灯光映照下呈现出更为饱满、高级的视觉质感。在坚守传统工艺精髓的同时,赵凤彬亦勇于突破与创新。他将父亲制鞋时惯用的京绣改为苏绣,正是因为看中后者更为丰富细腻针法体系。赵凤彬解释道,“京绣以平绣为主,而苏绣讲究平、齐、细、密,匀顺和光、层次分明,更能表现出纹样的灵动与精致。”此外,他还在传统龙纹中融入八宝、祥云、蝙蝠等吉祥元素,以精巧构图传递出更丰厚的文化意蕴,让每一双鞋靴都成为舞台上的视觉亮点。

而对鞋靴纹样的大胆创新,还是源于赵凤彬一次难忘的制鞋经历。2021年,赵凤彬因友

人推荐结识郭德纲,为麒麟剧社定制戏靴。初次见面,郭德纲惊讶于这位制鞋师傅竟如此年轻,并鼓励赵凤彬:“放开手脚去干,大胆创新!”这句话让赵凤彬陷入沉思,“那一周我什么活都没干,一直在想:到底该怎么创新? 因为在此之前,我制鞋都是严格遵循传统技艺,从没有改变过。”后来,一位朋友的话点醒了他:“中国五千年历史,难道找不出合适戏曲鞋靴的纹样?”由此赵凤彬潜心研究夏商周至清末的纹样,将青铜器、石刻、织锦中的元素融入设计,开创出独具特色的“踏东来”纹样体系。如今,赵凤彬仍与麒麟剧社长期合作,为郭德纲、陶阳等演员制靴,这段经历也让他深刻认识到:“创新不是凭空想象,而是要扎根传统再生长。”

在赵凤彬的创新清单上,最具突破性的莫过于他首创的“分左右脚”戏靴。传统戏靴的鞋帮呈直筒形制,左右脚完全相同,长期存在着“不跟脚”的穿着体验。“武生演员在完成腾空、翻身等高难度动作时,一双不合脚的鞋无疑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赵凤彬边说边拿起新旧两款鞋对比。为此,他大胆重构鞋帮设计,在精准贴合脚型的同时,丝毫不损舞台造型的美感。这一变革,既显著提升了表演者的安全系数,也令赵凤彬成为全国行业内独树一帜的革新者。

自戏曲鞋靴诞生以来,制靴匠人们始终恪守纯手工制作的传统。其纹样、色彩与形制,皆



以历代服饰典制为源,经数代制靴艺人的研习、传承与创新,至今已凝练为一套严谨、系统的工艺流程。正因工序繁复、标准严苛,这门手工艺对作者的技术功底要求极高。在赵凤彬的工坊中,老师傅们平均从业年限已超过三十年,“最年长的师傅在我六七岁时就已经在做鞋,如今已年过花甲。”赵凤彬说。

尽管戏靴是戏曲表演的刚需,但全国坚持手工制作的作坊仅剩两家。赵凤彬说,“年轻人嫌挣钱慢、枯燥,坐不住。”他曾收过一名徒弟,但对对方因“太难”而放弃。在他看来,行业困境源于三方面:专业性强、盈利周期长、年轻人缺乏恒心和毅力。

2022年,戏曲鞋靴手工制作技艺入选天津市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近年来,非遗身份为“踏东来”戏曲鞋靴带来更多的关注与扶持。“算是镀了层金,”赵凤彬坦言,“现在我们有了非遗政策扶持,也有了更多宣传展示的机会。”但赵凤彬清醒地认识到:“踏东来”发展的关键还在于产品本身,不是顶着非遗名号就能生存下去的。

面对未来,赵凤彬有所担忧,但也乐观面对,“只要有戏曲,这门手艺就不会消失。”他说:“戏曲服饰制作传承断层严重。如果没有人学,谈何传承?”如今高校少有戏曲服饰设计专业,我希望戏曲服饰设计这门课程能进入高校一些相关专业的教学计划,加大专业人才培养力度。这门手艺不应该在我们这一代绝迹。戏曲是国粹,戏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它在新时代继续‘踏东而来’,走向更远的舞台。”